

簡介法農：種族主義與心理分析

一、殖民權力下的心理生活（被殖民者的心理）

1. 變白的夢想

法農的意圖是，探討黑白種族被並置在殖民的脈絡時，如何以心理分析去檢視兩邊的心理情結。在被殖民者這邊，多重不利的環境所產生心理結果就是：他們夢想著他們自身是白色的。底層的願望驅動著夢，「黑人想要什麼？」「黑人想要變白」。這樣的願望不是超歷史或普遍的，而是白人在權力、物質、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下，對黑人貶抑與剝奪所造成的結果。想要變白，呈現在：學習白人的語言、想要白人的配偶或性伴侶、將行為和皮膚都白化等。透過無意識過程，這種纏繞在性領域的「情感病理學」，根源來自於「社會結構的不平等」，而不能縮減為個人的心理運作。

p.188 「是階級鬥爭的經濟和社會條件解釋並決定個人從事性活動的真實條件，一個人夢境的內容，最終取決於他生活其中的文明的整體狀態。」

2. 黑色神經症(neuroses of blackness)

神經症是一種顯現在人格層面的情緒失調，它源自於本能願望和必須壓制此本能，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也就是無意識的衝動和社會文化不允許此一衝動，這兩者之間的衝突。在一個種族主義的社會中，一個帶著黑色身體的人，「想要變白的夢想」乃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黑色的皮膚而無法變白，產生了神經症。就殖民的脈絡而言，這不是個體心理的現象，而是社會心理的現象。

p.268 「無論走到哪裡，一個黑人始終是個黑人。」

3. 童年創傷

佛洛伊德認為，神經症的症狀源自於童年時期的心理創傷，不一定是單一事件，也可能是多重和重複的創傷。創傷被排除到意識之外，而保留轉變為神經症的症狀。創傷不需要「真實發生」，它可以從幻想中產生。故心理分析的治療可以把焦點放在幻想的內容，而非現實的元素。更重要的是，幻想經驗可以源自間接文化的壓迫創傷，就像是在殖民情境下的種族暴力或施虐。

4. 神經症和文化創傷

創傷不必然需要真實的事件發生，黑人不必直接接觸白人，也依然會發展出種族神經症。像童年創傷這樣原初創傷，不一定是個人內在心理的，也可以透過共享的文化而產生。在殖民情境下，暴力和壓迫會藉由文化的形式而造成創傷。殖民情境下的「童年創傷」是指：透過書籍漫畫、報紙、電影電視、學校教科書、廣告、笑話等，種族主義的暴力與壓迫影響了黑人小孩的心智。文化創傷來自於

殖民者的「集體宣洩」(collective catharsis)，他們將自身的攻擊性向外釋放，使其改道。轉移到其它人身上。

p.241「集體宣洩：所有社會、團體都存在著，而且應該要存在著一條渠道，一個出口，好讓那些以攻擊形式累積起來的能量得以釋放。」

5.種族主義的替罪羊

種族主義者的暴力為何為持續上升？種族主義者為了避免承認自身的過錯，否認自己對於現狀負有責任，因此將過錯都丟到受害者身上。這是一種投射(projection)作用，種族主義者對受害者懷抱恨意，造成不正義的暴力，他們心中感到罪疚，故需要將罪疚感投射出去，變成去譴責受害者，讓自己覺得心理好過些。這會形成罪疚與暴力的循環：越暴力，就越罪疚，為了撫平罪疚，又更加暴力。受害者成為了替罪羊。

p.289「所有個體都應該要將他的劣等要求、他的衝動，轉嫁到他所屬那個文化的惡靈頭上（我們已經看到那就是黑人）。這種集體罪疚感是由約定俗成被稱為代罪羔羊者所承擔。」

p.285「投射機制，或移轉機制：當我在自己身上發現某些怪誕離奇、會受指摘的東西時，只有一種辦法解決它：擺脫它，將這層親緣關係歸給別人。如此我便中止了一道可能危害我的平衡的緊張迴路。」

二、恐懼症的對象（殖民者的心理）

6. 恐懼症(phobia)和兩可(ambivalence)

有兩個重要的基本概念：「**恐懼症的對象**」，以及對這個**恐懼症的對象**抱持「**兩可**」的情感。「兩可」是指彼此矛盾、相反、對立的情感一起存在。最強而有力的兩可就是「愛-恨」、伴隨著「恐懼-吸引」。

7. 恐懼症和偏執(paranoid)

恐懼症的對象會引發我們的不安全感與害怕，會它嚇到，覺得噁心，因此對此對象抱持反感與恐懼。**我們的恐懼會伴隨著憎恨，以及各種非理性的、過度的誇張反應**。我們會認為那個對象具有潛在的危險，並帶有邪惡的意圖，擁有邪惡的力量。**恐懼症的對象使我們產生恐懼、憎恨、和偏執的焦慮(paranoid anxiety)**（非理性的信念，相信自己被某個惡質的對象所迫害、攻擊，他們故意要造成我們的損害）。

8. 恐懼症和無意識吸引力

這個造成我們產生大量焦慮和恐懼的人或物，也對我們具有無意識的吸引力。在恐懼症當中存在著性慾、性的吸引力，這個吸引力和反感、恨意、偏執的焦慮等這些恐懼症反應，共存著。在白人的殖民種族主義中，便存在著這種特殊的焦慮性慾。

p.271「對大多數白人來說，黑人代表了（未經教化的）性本能。黑人體現了位於道德和禁忌之上的生殖力。」

p.264「將這一段文字讀個十幾遍，...那就再也看不到黑人了，看到的只會是一根器官：黑人被遮蓋了。他變成了器官。它就是陰莖。」

9. 黑人恐懼症(negrophobia)

在歐洲，**白人對黑人的非理性恐懼和憎恨，導致「黑人是邪惡的象徵」，黑人代表各種負面的特徵**。這樣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透過早期的宗教、神話、傳說而流傳下來。「**集體無意識**」表達出歐洲白人群體長期對於黑人的厭惡。

p.250「黑人是個恐懼症誘發體。」

p.253「很明顯地，所有事情都不對勁...。政府和行政體系被猶太人所包圍。我們的女人又被這些黑人所包圍。」

10. 黑鬼神話(Negro myth)

對黑人的貶抑不只是在生理學方面（如黑人具有較強的性能力），還包括認為他們是不道德的、病理學的、低下的。有一種貶抑的「**黑鬼神話**」存在於種族主義的評價系統當中。「**黑鬼神話**」還藉由社會和政治的評價系統而運作，並非

單純地透過無意識流傳下來而已。

p.284「在歐洲，『惡』是由『黑』所代表的。...劊子手是黑人，撒旦是黑色的，大家會說黑暗，變髒就是變黑...。它既適用於身體的骯髒，也適用於道德的骯髒。」

11.「歐洲的集體無意識」

「黑鬼神話」並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它具有精妙的政治運作。透過替罪羊和投射機制，白人將他們較低層次的情感和傾向，投射出去，塑造黑人的形象，由黑人來承擔這些低下的情感和傾向。種族主義者的意圖就是：把自己不想擁有的東西給外在化、投射出去，到另一個族群身上，以便去指責他們。歐洲的「集體無意識」並不是遺傳下來的，而是經由「未經反思的文化」給予持續性的增強。

p.286「在西方人類的集體無意識當中，黑人，或者說是黑色，象徵著邪惡、罪孽、貧困、死亡、戰爭、飢荒。」

p.286「集體無意識並不依附於腦質遺傳：它是我稱之為未經反思的文化強制所造成的後果。」

p.269「黑人在任何方面都像是白人自己那焦躁自我的反面。」

12.「罪疚感的種族分配」(racial distribution of guilt)

種族主義的替罪羊文化會實行在另一個種族身上，藉由貶抑他人來實現自身的優越感。各種少數群體（種族的、族群的、宗教的、階級的），會想要用同樣方式來獲得補償，再去貶抑其他人。例如被白人所壓迫的黑人，會去貶抑更貧窮的黑人。這是一種「種族的罪疚感分配」，為了補償自身的被壓迫經驗，而造就了「偏見的階層」。殖民的情境使得黑人無法找到其它可以當作替罪羊的對象時，他們變成了最低的一層。

p.287「...黑人不自覺地便將自己選為可承載原罪的對象。對於這個角色，白人會挑選黑人，而黑人，因為是個白人，也會挑選黑人。在當過白人的奴隸後，他又自我奴役。」

p.186「法國人不喜歡猶太人，猶太人不喜歡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不喜歡黑人...。我把這個過程稱為：罪疚感的種族分配。」

13.「白色靈魂」

種族主義的偏見會造黑人的內化，影響他們的自我認知與自我理解。黑色神經症或種族神經症，來自於這種內在自我認知當中的黑與白衝突。黑人被迫要承認他的表皮的黑，但是他是想要變白的。因為白色已經被殖民論述塑造成是一個正面的道德範疇，而黑色則被等同於醜陋的、有罪的、晦暗的、不道德的。因此黑人會承認自己身體上的黑（種族不像宗教，宗教可以隱藏，而膚色是不能隱藏的），但認為自己的靈魂是白的。這就產生了神經症的衝突，黑人不斷處於這種痛苦的、病理學的衝突中。

三、法農對種族主義的心理分析解釋（殖民者心理的產生原因）

14.種族主義的理想化成份

種族主義是一種防衛性的反應，白人把自身的慾望投射到黑人身上，「彷彿」黑人原先就擁有這些慾望。所以種族主義才特別需要去進行隔離與區分，區分出「我們」和「他們」。然而，白人這種恐懼症的反應，有某種「理想化」(idealing)的聯想，這就是為何種族主義者對於他們憎恨的對象感到被吸引、誘人的。種族主義者會賦予被壓迫者某些被高度認可或讚揚的社會特質，這裡又再一次看到「兩可」出現。這些社會特質，使得種族主義者產生羨慕和嫉妒，想要擁有它們，因此對於能夠擁有它們的被壓迫者抱持懷恨和恐懼（例如，反猶人士害怕猶太人所擁有的求知慾的潛能，以及勤奮的特質）。這些被高度評價的特質，很難被製造或模仿，所以種族主義者才會如此強烈地想要擁有它們。

15.「種族的嫉妒」

白人認為黑人擁有強大的性能力，因而感到焦慮。這種理想化是由非理性、刻板印象、誇大所形成。白人把黑人聯繫於：性慾、原始活力、強壯、運動員等特質。白人重視這些特質，並羨慕嫉妒黑人擁有它們，因此會把理想化的內容扭轉成不好的反面，扭轉成道德上有問題的。例如，性能力強的黑人，會變成強暴者黑鬼，或是強調他們是野蠻的、動物般的性。

p.266「種族的嫉妒挑起種族主義的罪惡：對很多白種男人而言，黑人正是那把神奇的劍，刺穿他們的女人，讓她們從此變了樣。」

16.殖民者的性慾焦慮

殖民的種族主義者把黑人聯繫於各種和性慾相關的特質，這是白人的幻想。可以看見，黑人承擔了歐洲人對於性慾的焦慮，而歐洲人不願意承認它。白人透過把自身性慾焦慮和罪疚感投射到黑人身上，白人迴避了他們自身由性慾所衍生的神經症。實際上，非常在意這一點的白人，其實是想擁有黑人那種原始的、生命歡愉的、無可匹敵的性能力。區隔出「我們」、「他們」，區隔出種族的它者(Other)，是為了防衛自身，並且把慾望投射給對方。

p.265「白人堅信黑人是頭野獸，如果不是陰莖的長度，那就是性力量的強度讓他震驚。面對這個『異己』，他需要自我防衛。也就是要將他者特徵化。他者將是他的憂慮及慾望的載體。」

17.種族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種族主義者認為它者所擁有的理想化特質，同時也會被扭轉為輕視和嘲笑的内容。厭惡和吸引，是共存的，這是恐懼症的兩可反應。種族主義的邏輯是：「我責怪你，是因為我無法擁有某樣東西，而我想像那樣東西是你所擁有的。我相當重視那樣東西，擁有它會使我比現在更好。」這種強烈的嫉妒，製造出對它者的

刻板印象，荒謬地放大某些特徵，讓這些特徵極端化，變成是不健康的有病的（例如，猶太人的勤奮，被扭轉成貪得無饜、嗜財如命）。這種偏見的形式，用兩種方式運作。一個是：種族主義者假裝自己不需要這種特質。另一個是：反對它者擁有這些特質。種族主義者把人縮減成單一的性質，就是種族主義的刻板印象。

18.種族主義的偏執

種族主義所慾求的對象，其特質不僅被誇大，也被扭轉成強烈具有威脅性的。種族主義的「偏執」，是認為它者擁有這些特質，並「即將」對我們產生危險。這就是為何種族主義的底層總是包含了憎恨：「它者從我這裡拿走了某些東西，他偷走了我的生計、我的活力、我內在的好東西。因此我恨你。」偏執的邏輯來自於，種族主義者簡化自身所感知到的威脅，認為它者潛在地具有控制性力量：他帶著惡意、針對我、進行邪惡的手段。因此認為它者是道德腐敗的、價值觀低下的、違反法律和秩序的。簡言之，種族主義者認為它者的野蠻，會摧毀自身的文明。這裡產生的是「受迫害妄想」(delusion of persecution)，種族主義者構思了一套劇本情節，認為自身的失敗是它者要負責的。當種族主義者不斷重複地強調自身的優越，以及重複強調它者的低下，這裡面就透露出偏執的訊息。

p.270「正因為白人覺得自己被黑人所挫，因此他也要讓黑人受挫，要將他束縛在各式各樣的禁令當中。在這一點上，白人再次成為自己無意識的受害者。」

p.271「黑人在能夠施展攻擊性時就會惹事生非，白人的無意識將這種攻擊性轉向自己，由此達成對它的推崇與認可，從而複製了受虐狂的經典模式。」

19.偏執是一種防衛(defense)

偏執的邏輯所造成的情緒反應，就是需要不斷去誇張它者的威脅性，種族主義的反應才能持續地重複。為什麼呢？因為每一次的動作，都是為了防衛，對抗我自身的匱乏、我的不安全感。這種非理性的情緒反應，讓我迴避了下面兩個事實。第一，不想去認知：我缺乏某個你所擁有的東西，我渴望它。第二，對於這個認知，抱持著深層的不適當感。為了保持我的情緒平衡，就是把自己內心的不安掩飾起來，立刻轉換為它者的威脅。這樣一來，我的焦慮感就可以不必去處理我的內心，只要去關注你對我的威脅就可以了。「不是因為我擁有這種特質太少，而是因為你太多」。種族主義的情緒邏輯因此被反轉了，他們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認為種族的它者摧毀並威脅了他們的存在。「既然你是我的迫害者，我就必須保護我自己，而你必須要被懲罰」。

20.心理如何去重複政治

法農強調種族主義的心理分析，一來：政治會影響心理學；二來：心理學會去重複、增強政治的運作。種族主義存在於社會結構當中，也存在於個體的心理結構當中。法農呼籲，只有了解這一點還不夠，我們必須要有所行動，要去摧毀種族主義、殖民的社會條件。但這決不能夠是由外部的殖民複製為內部的殖民。